

从物性角色看汉语中动句中动词的语义约束

李 强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文章主要探讨汉语中动句的合格性及其对中动词的语义约束问题。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指出现有几种解释方案的不足,进而从生成词库论所提出的物性角色角度出发,认为物性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动句的语义和句法合格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动句旨在突显事物的属性特征对于动作行为或状态的促进作用,要求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只有满足该语义条件的中动句才能够成立。

关键词: 中动句; 中动词; 物性角色; 共构性; 关联性

The Semantic Constraint on Verbs in Chinese Middle Sen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a Role

LI Q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44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ligibility of Chinese middle sentence and the semantic constraint on verbs. On the basis of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 it firstly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of several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schemes.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a roles in the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it argues that qualia rol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eligibility of middle sentences. Middle construction is used to highlight the promoting function of attributes of things on the actions or states denoted by verbs or adjectives. Hence, the qualia roles of noun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semantic co-construction and correlation with predicates. Only in this way can a middle sentence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iddle sentence; middle verb; qualia role; co-construction; correlation

1. 引言

中动结构(middle construction, 也被称为“中动句”、“中动语态”或“中动句式”)是存在于不同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的语法现象,传统语法一般认为它是介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是“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Quirk 1985: 735)。典型的中动句如下面的例(1 - 2) 所示:

(1) a. The car drives fast.

(2) a. 这辆车开起来很快。

b. The pen writes well.

b. 这只钢笔写起来很流畅。

由于中动结构牵涉到形式和意义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更直接关涉到语态范畴、论元结构、信息结构等诸多具体问题,因此被看作是“语言理论发展的试金石,也是检验和推动理论研究的有效工具”(Fagan 1992: 4)。关于中动结构,较早的是以英语为对象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包括 Keyser & Roeper(1984), Fagan(1988), Ackema & Schoorlemmer(1994/1995) 等;而在汉语学界,相关的研究可

本文在上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传统语法学界坚持以动词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强调对于中动句中动词的语义性质和用法特点做细致的考察。本文的思路则与之有所不同,除了中心成分动词的语义分析外,认为主语名词的属性特征能够对中动句的句法和语义合格性产生影响,因此,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名词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具体而言,本文将从生成词库论所提出的物性角色角度出发,来探讨汉语中动句的合格性及其对中动词的语义约束,说明中动句成立的合格性条件是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

关于中动句对动词的选择限制问题,目前学界主要存在四种看法,分别以 Jaeggli(1986)/Sung(1994)、Hale & Keyser(1987)、Grimshaw(1990)和曹宏(2004a)为代表。本节着重对这四种代表性的看法进行回顾,并指出各自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无法解释的问题。

(3) a. The book sells quickly.
c. The pen writes smoothly.

b. The music dances well.
d. This book translates easily.

(4) a. * Kidnappers do not murder easily.
c. * That car hits easily.

b. ? Chickens kill easily.
d. * The door kicks with difficulty.

(5) a. 法文学起来很容易。
b. 这件工作做起来很容易。
c. 简单的故事说起来很容易。

(6) a. * 答案知道起来很容易。
b. * 那个人喜欢起来很容易。
c. * 飞行害怕起来很容易。

32

- (7) a. 李四把法文学得很彻底。
b. 李四把这件工作做完了。
c. 李四把这个故事说出去了。

因此,例(5)中的中动句都能够成立;而例(6)中的“知道、喜欢、害怕”对“答案、那个人、飞行”都没有影响,所形成的中动句都不能成立。

但这样一种解释方案仍存在问题。曹宏(2004a)就指出,用“把”字句来佐证“学、做、说”等动词有影响效应并不成功,因为更为准确地说,影响效应是来自于述补结构“学得很彻底、做完、说出去”,而不是单个动词“学、做、说”。另外,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应的包含动词“learn、do、tell”的英语中动句不能成立^①。更为主要的是,Sung(1994)还指出,汉语中的影响效应可见于“被”字句,即具有影响效应的动词能够进入“被”字句中。而语言事实却告诉我们,动词“知道、喜欢”也是可以进入“被”字句中的,如“这件事被他知道了、被一个人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样说来,它们也应该是具有影响效应的。结果,到头来与他认为这两个动词没有影响效应的观点又相互抵触了。

Hale & Keyser(1987)认为,能使受事论元经历变化的动词才能进入中动结构之中。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动词“hit、touch”不能进入中动句,因为“hit、touch”只表示与受事相互接触,而没有给它带来变化;但仍无法说明为什么不能使受事经历变化的动词“read”却可以进入中动句这个问题。Plank(1979)对Jaeggli(1986)和Hale & Keyser(1987)的观点进行了统一,提出“动作性强度”这一说法,并认为中动句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要有一定的强度,也就是动作蕴含着对受事有较大的影响,或使受事发生了变化。然而,动作性强弱没有绝对的界限和参照标准,因而也就失去了可供判定的硬性标尺。况且,汉语中还有动作性并不是太强的动词却可以进入中动句的情况。比如:

- (8) a. 时代精神把握起来很难。
b. 这件事想起来就后怕。
c. 他的话听起来很高妙。

Grimshaw(1990:90)指出,可以带有在论旨关系和时体特性上都最突出的内部论元的动词,才能够进入中动句中;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动句中动词都必须是及物动词。虽然总体来看这个概括是贴近语言事实的,因为中动句的主语都必须是动词的非施事性成分,也即动词的内部论元,这必然要求动词是及物动词。不过,这仍然是一条很粗的判定标准,因为它无法说明为什么有的及物动词,比如“hit、kick、kill”等,进入中动句之中却形成不合格的句子,正如上面例(4)所示。

曹宏(2004a)通过对真实语料中大量例句的分析,并辅之对动词的逐个、细致的考察,总结出中动句对动词的选择限制条件,即“只有自主动词中的及物动词才有可能进入中动句,非自主动词中的及物动词不能进入中动句”。应该说,她的总结是对上述Grimshaw的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十分恰当的,动词的自主性和非自主性特征的确是中动句能否成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我们也觉得“自主性”虽然能够在宏观上对中动句中动词的用法特点进行较好的概括,但面对一些微观上的细节问题,仅凭“自主性”也不能完全地加以解决。比如,殷树林(2006b)就曾指出,并不是任意一个自主动词都可以进入中动句,“国画画起来很美”一般就不说;再比如,同样都是自主动词,有的可以进入中动句,有的则不行。请看:

^① 比如,“* French learns easily. / * This job does easily. / * Simple stories tell easily.”。Sung(1994:42)用英汉两种语言对影响的概念理解的不同来解释中动句合格性的差异;但曹宏(2004a)指出这种解释多少带有一种特设(ad hoc)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恰当的。

- (9) a. 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10) a. 这件衣服穿起来很舒服。
 b. * 这辆车踢起来很容易。 b. * 这件衣服洗起来很舒服。
 (11) a.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酸。 (12) a. 一两件衣服带起来方便得很。(“携带”义)
 b. *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容易。 b. * 这么多居民带起来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带动”义)
 c. 这种核桃吃起来很容易。

在上面的例(9)和(10)中,每组两个句子除了动词不同外,其余成分都相同,所形成的中动句存在合格性上的差异。在例(11)中,a句和b句的主语名词和动词都相同,而形容词不同,所形成的中动句在合格性上存在差异;而与c句相比,b句更换主语名词,其余部分不变,所形成的中动句又变得能说。在例(12)中,虽然是同一个动词,但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主语名词和形容词都不相同,所形成的中动句a合格,而b句却不合格。

上述这一系列的对比差异告诉我们:虽然这些句子中的动词都是自主性的及物动词,但有的中动句能说,而有的则不能说;其中的原因不可能在于动词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一语义范畴,否则上面这些句子都应该合格。要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只可能从动词和名词、形容词的语义关系入手。这也就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动句对动词的选择限制这一问题时,不能把目光仅仅聚焦在动词上,也要关注名词,甚至是形容词的语义信息对进入其中的动词在语义上所具有的约束作用,以及对于整个中动句是否能够成句所产生的影响。

3. 从物性角色看中动句对中动词的语义约束

3.1 物性角色——包装人们对于事物的概念化认识

物性角色的根基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在亚氏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四个方面的属性,即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四方面属性汇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一般性、常规性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我们对于事物最为朴素和深刻的概念化理解方式。换言之,这四因其实就是一种百科知识。受此启发,Pustejovsky(1991、1995)创立并发展出一套词项的物性结构描写体系,旨在以一种系统化、条理化的方式对词项(主要是名词)的语义信息结构进行描写,以求能够更为直接地反映我们对于词项单位的基本感受和认识。他希望通过这套物性结构体系,能够将亚氏所总结的百科知识以形式化的方式直接和语言平面挂钩,并使之参与到我们的言语理解和建构当中。简单来说,这套物性结构描写信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语义知识(即物性角色),对应亚氏的“四因”,它们分别是:

形式角色(formal role):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维度和颜色等。

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描写一个物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料、重量、部分与组成成分等;也指物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组成其他物体。

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描写对象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如创造、因果关系等。

功用角色(telic role):描写对象的用途和功能。

上述这四种物性角色展示了名词指称事物所涉及的百科知识,极大地丰富了名词的语义内涵,对于深入刻画名词的语义结构和信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们都是名词所涉及的基本角色,有着很强的心理现实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将人们对于名词指称事物的基本感受和认识以形式化的方式表征出来,让名词的语义信息变得不再飘忽不定和难以把握。

3.2 名词物性角色与中动句谓语的语义共构性和关联性

一个句子成立与否,不仅受到语法规则的制约,还受到不同成分在语义组合性上的限制。我

们发现,决定中动句能否成句的主要因素是名词物性角色与中动句谓语部分是否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这也直接影响到中动句对中动词的选择限制。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些合格的中动句^②,以此说明名词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的共构和关联的重要性。根据中动句中“V起来”后成分的语义指向,我们将中动句分为三种情况来加以讨论:a.语义指向主语名词所指称的事物;b.语义指向“V+NP”所表示的动作行为;c.语义指向隐含的施事性成分。

先看第一种情况,即语义指向主语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如下面例(13)所示。这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小类:(1)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如例(13a-a');(2)动词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如例(13b-b')。

(13) a.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酸。 a'. 这把刀切起来挺顺手。

b. 那些面料摸起来滑溜溜的。 b'. 这蛋糕闻起来非常香。

在例(13a)和(13a')中,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苹果”的功用角色是用来“吃”的,“刀”的功用角色是用来“切”东西的,即中动句中动词与名词的功用角色是叠合的;同时,形容词与名词的物性角色在语义上也具有关联性,能够对名词物性角色在语义性质上进行描述,比如,“苹果”的构成角色包含“口味”,它与“酸”这一语义属性直接关联,“刀”的构成角色包括“刀刃、刀柄”等,它们在设计上能够给使用者“顺手”的感觉,如刀刃打磨得很锋利,刀柄设计成容易把握的样式,这些形式角色是产生“顺手”感觉的原因。

在例(13b)和(13b')中,动词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但形容词在语义上能够与主语名词所指称事物的属性特征产生关联,并且我们对于形容词所表示性质状态的感受必须要通过动词所示动作行为才能达成和实现。Yoshimura & Taylor(2004)认为中动句的句式语义表达的是:主语名词所指事物的内在属性或性质能够明显地推动、促进或者阻止谓语成分所指动作行为过程的开展。例(13b)和(13b')反映了这样的情况。例如,“面料”是用来做衣服的,要判断面料的质量好坏,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我们需要通过“摸”这一方式来看它的柔软、细腻、光滑等程度,面料本身的材质和属性特征使得它手感上“滑溜溜”,也决定了“摸起来滑溜溜”这一状态的实现。“蛋糕”的构成角色是“小麦粉、鸡蛋、奶油”等原材料,经过烘焙后能够散发出香味,形容词“香”在语义上描述这一形式特征,而人们要感受到香味,就必须要通过“闻”这一行为,“闻起来香”这一行为状态的实现跟“蛋糕”经过烘焙后具有香味这一属性特征相关。也就是说,形容词所示性质状态必须要通过特定的动作行为才能实现,而名词自身的属性(物性角色)决定了谓语部分“V起来AP”这一动作状态的达成。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即“V起来”后成分语义指向“V+NP”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如下面例(14)所示。这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小类:(1)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如例(14a-a')所示;(2)动词是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如例(14b-b')所示;(3)动词表示对主语名词的行为处置,如例(14c-c')所示。

(14) a. 小说读起来耗时间。 a'. 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b. 话剧演起来很费劲。 b'. 航空母舰造起来不容易。

c. 这种开关安装起来不容易。 c'. 那种树木砍起来很费劲儿。

在例(14a)和(14a')中,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小说”是用来“读”的,“足球”是用来“踢”的,即中动句中动词与名词功用角色是叠合的。而名词物性角色也与“V起来”后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关联性。具体来说,它能够促进“V+AP”这种状态的达成。例如,“小说”具有“篇幅长”的形式特征,因此,读完一部小说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形式角色导致“读起来耗时间”。“开车

^② 文中的例句大部分都是引自相关的文献,一小部分为作者本人拟造,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容易不容易”有时取决于车子本身的性能,包括构成部件和功能设计等;也就是说,车子本身所拥有的形式和构成角色可以使它开起来容易。

在例(14b)和(14b')中,动词是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即“话剧”是“演”出来的,“航空母舰”是“造”出来的,动词与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是叠合的,而名词物性角色也与“V起来”后的形容词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关联性。具体来说,物性角色对“V+AP”这一状态的实现能够产生影响。例如,要演出一场话剧,人员、剧本、道具、舞台设计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加以精心布置和紧密配合,所以,“话剧”构成角色的复杂性决定了“演起来费劲”这一状态的实现。“航空母舰”是复杂的军事武器,其内部具有众多的构成部件,如“甲板、武器、电子设备”等,因此,“航空母舰”的构成角色的繁杂性自然会导致它“造起来不容易”。

在例(14c)和(14c')中,动词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或施成角色,而表示一种行为处置,谓语句成分“V起来AP”与名词的构成或形式角色之间仍具有语义关联性。例如,“开关”具有复杂、细小的部件(构成角色),其外形构造也比较特殊(形式角色),这会导致“安装”过程不易操作。“树木”的枝叶繁多、根茎粗壮(构成角色+形式角色),使得要做出“砍”这一行为就得花费较大的力气。

总之,在例(14)这些情况中,名词自身的物性角色(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跟谓语句成分“V起来AP”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③,因此,所形成的中动句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来看第三种情况,“V起来”后成分语义指向隐含的施事。这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小类:(1)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如例(15a a');(2)动词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而表示一种行为处置,如例(15b b')。

(15) a. 洋货用起来很舒服。 a'. 自行车骑起来很轻松。

b. 这种稿子校起来很疲劳。 b'. 屋子收拾起来很辛苦。

在例(15a)和(15a')中,动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名词所指事物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谓语句成分“V起来AP”所示状态的实现。比如,为了方便人们的使用,“洋货”在外观等方面的设计(形式角色)可能更加人性化,使得人们“用起来舒服”;“自行车”也可以有某个专门的部件或具有某种独特的设计(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能够让人们骑起来感觉轻松。在例(15b)和(15b')中,动词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而表示一种行为处置,施事者之所以感到“疲劳”和“辛苦”,也是由主语名词所指事物自身的属性特征决定的。比如,“稿子”里的字太小、文句不通,“房子”的面积太大、东西杂乱,这些形式角色导致“V起来AP”所指事件或状态的发生。

综上所述,从例(13-15)中我们发现,只有当主语名词所指事物自身的属性特征(通常表现为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能够有助于谓语句成分“V起来AP”所代表事件或状态的发生,即与谓语句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时,所构成的中动句才是合格的。

殷树林(2006a b)认为中动句可以表达“NP由于V的实施而凸现出AP的性质”的意义,进入其中的动词必须可以支配做受事或客体成分的句首NP,并且可以使AP的性质得到突显。像“那篇文章抄起来很耐人寻味”这样的句子之所以不能成立,就是因为其中的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行为不能突显出主语名词的AP的性质。其实,换个角度从名词出发,也就可以解释为:主语名词“文章”与谓语句成分“抄起来很耐人寻味”之间没有共构性和关联性,“抄”这一动作行为并不能使“文章”突显出“耐人寻味”的性质,“文章”自身也不具有相关的属性特征能够推动“抄起来很耐人寻味”这一状态的实现。

与上面那些合格的中动句形成对比,如果名词物性角色与谓语句成分在语义上不具有共构性和关

^③ 如例(14a)所示,“V起来”后不一定是形容词性短语,也可能是动词性短语。因为以出现形容词性短语的情况居多,并且为了陈述方便,我们这里暂且统称为AP。

联性,所形成的中动句则不能成立。这里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a.动词是否为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动句的合格性,如例(16)所示;b.动词虽然都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但对于名词所指事物的概念化识解决定了中动句能否成立,如例(17)所示。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 (16) a1. * 这辆车踢起来很费劲。 a2. 这辆车开起来很费劲。 a3. 这个球踢起来很费劲。
b1. * 这把椅子摸起来很舒服。 b2. 这把椅子坐起来很舒服。 b3. 这块布料摸起来很舒服。
c1. * 这本书扔起来很轻松。 c2. 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 c3. 这个篮球扔起来很轻松。

在例(16)的三组例子中 a1(b1/c1)和a2(b2/c2)中的动词不同 a1(b1/c1)和a3(b3/c3)的主语名词不同。a1(b1/c1)不合格,而a2(b2/c2)、a3(b3/c3)合格。

“车”的基本功能是供人们开的,即它的功用角色是“开”;并且,“车”的内部构造或设计(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开车的感受。所以,“车”的物性角色与“开起来很费劲”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例(a2)是合格的。例(a1)中,虽然车也可以被人故意地去踢,但在我们对“车”的概念化认识中,车本身并没有任何部件或设计旨在为了让人们去踢它;也就是说,“车”的物性角色与“踢起来费劲”在语义上并不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因而例(a1)是不成立的。相反,在例(a3)中,“球”的功能用途(功用角色)就是用来“踢”的,并且它的大小、形状、重量等属性(形式角色)对“踢”这一动作行为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踢多远、用多大力气去踢”等都与之相关,所以“球”的物性角色与“踢起来很费劲”在语义上相关联,例(a3)合格。

同样地,b组和c组的句子也能做类似的分析。“椅子”是供人们坐的,即它的功用角色是“坐”;并且,“椅子”的设计或材质(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坐”的感受。所以,例(b2)合格。而例(b1)中,“椅子”虽然也可以被“摸”,但它并不是为了供人触摸而设计的,“椅子”本身没有任何属性特征旨在能够让人通过触摸而感到舒服,所以句子不成立。相反,在例(b3)中,“布料”的质地、柔软和细腻程度等光凭视觉是无法获知的,通常需要我们用手去触摸,通过“摸”才能感受到它到底舒服不舒服,所以句子也合格。c组中,“书”是供人们读的,即它的功用角色是“读”;并且,“书”的内容(构成角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的感受。所以,例(c2)是合格的。反观例(c1),虽然“书”也可以被扔,但“书”本身并不具有能够提升“可扔性”的属性特征,其物性角色跟“扔起来很轻松”这一行为状态在语义上不具有关联性,所以句子不成立。相反,在例(c3)中,“篮球”的功能用途是供人们投、抛、扔,它的重量、大小等形式特征(形式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扔”这一动作行为,如“扔的有多远、需要耗费多少力气”等,所以句子合格。

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 (17) a1. * 这种苹果吃起来不容易。 a2.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脆。 a3. 这种核桃吃起来不容易。
b1. * 这台洗衣机洗起来很舒服。 b2. 这台洗衣机洗起来节约时间。 b3. 这个澡堂洗起来很舒服。
c1. * 这份报纸读起来很精彩。 c2. 这份报纸读起来很吃力。 c3. 这个故事读起来很精彩。

在例(17)的三组例子中 a1(b1/c1)和a2(b2/c2)中的形容词不同 a1(b1/c1)和a3(b3/c3)的主语名词不同。a1(b1/c1)不合格,而a2(b2/c2)、a3(b3/c3)合格。

“核桃”是供人们吃的(功用角色),具有坚硬的外壳,如果不用工具就很难将外壳剥除,这种形式角色与“吃起来不容易”所表示的行为状态具有语义共构性和关联性,所以例(a3)是合格的。相反,在我们对“苹果”的概念化认识中,它的皮很薄,不具有核桃那种坚硬的外壳,也不需要像核桃那样去除外壳才能吃到里面的果实;所以,“苹果”这一形式角色与“吃起来不容易”所表示的行为状态不具有语义共构性和关联性,因而例(a1)不合格。如果把其中的形容词替换为“脆”,那么,“吃起来很脆”就与“苹果”的物性角色产生关联性了,因为“苹果”的肉质(构成角色)可以表现出“脆”这样一种性质特征(形式角色),所以例(a2)成立。

同样的分析可以应用于 b 组和 c 组的句子上。“澡堂”是供人们洗澡(功用角色)的地方,里面的设备设施、人员的服务态度等构成因素(构成角色)可以让顾客产生“舒服”的感受,所以例(b3)合格。相反,“洗衣机”虽然是用来洗衣服的,但它本身却没有任何物性角色能与“洗起来很舒服”这种状态在语义上产生关联性,例(b1)不合格。如果把其中的形容词替换为“节约时间”,那“洗起来节约时间”与“洗衣机”的物性角色就可以产生关联性了,因为“洗衣机”的部件性能等(构成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例(b2)此时成立。c 组中,“故事”是供人们读的,曲折的情节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能够使人们读后感觉“精彩”,例(c3)合格。相反,“报纸”的内容一般都是关于新闻事实的报道和采访(构成角色),这种内容方面的性质特征并不能让人们读后产生精彩的感觉,例(c1)不成立。如果把其中的形容词替换为“吃力”,那么句子就成立,因为“报纸”的字体大小、内容的专业性程度等(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读者能否读得顺畅轻松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从例(16)(17)中我们发现,关于名词所指事物的概念化知识能够对中动句的合格性产生影响,那些不合格的中动句之所以不能成立,其原因就在于名词的概念化知识(即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V 起来 AP”不具有语义上的共构性和关联性。与此相近,何文忠(2007a)也曾指出,合法的中动句应该满足“责任条件”(responsibility condition),即该被动参与者在说话人看来由于某种内在特征而使得事件可以以某种方式发生。可见,名词所指事物的属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中动句的合格性。

曹宏(2004a)以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一语义范畴来鉴定中动句中的动词。我们认为,对于她所列举的不合格的中动句,除了可以从动词的角度予以解释外,同样也可以从名词物性角色是否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这个角度来加以说明。我们抽取如下几例,并对其中两例加以说明。

- (18) a. * 在公共汽车上,钱包丢起来很容易。 b. * 在跳高的时候,腿折起来很容易。
c. * 在山路的时候,脚崴起来很容易。 d. * 摔跤的时候,腰闪起来很容易。

从物性角色的角度看,上面例(18a)不成立,是因为“丢钱包”这一行为和我们有关“钱包”的概念化认识中的物性角色没有关联性。对于“钱包”,我们的基本认识是它可以用来装钱,即它具有装钱这一功能用途;当然,我们可以故意去丢或者扔钱包,但钱包的原初功能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去丢它或者扔它,钱包的构成角色或者形式角色中也没有任何可以促进“可扔性”的语义内容。也就是说,“钱包”的物性角色与“扔起来容易”这一状态的实现之间没有共构性和关联性。所以,动词“丢”进入其中就会导致句子不合格。再比如,“腿”的基本功能是用来走路的,虽然我们可能会一不小心弄折了腿,但“腿”没有构成角色或者形式角色可以导致“容易折断”这一状态的发生,也正是因为“腿”的物性角色与“折起来很容易”之间在语义上没有共构性和关联性,动词“折”进入其中就会造成句子不成立。其余情况也都可以做同样的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容易丢、容易折、容易崴、容易闪”这些状态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们自身的不小心或者不注意造成的,人的主观因素更应该对这些行为负责,而非取决于主语名词的客观属性特征。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主语名词的客观属性与上述状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18)中的中动句都不能成立。

Yoshimura & Taylor(2004)指出,在中动句中,主语名词的属性特征和物性角色被前景化(foreground),而施事者则被背景化(background),语义上隐含却不能出现在句子中。^④也就是说,如果中动句的谓语成分能够突显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这样的中动句是合格的;相反,如果中动句

^④ 何文忠(2004)同样认为,中动结构的认知动因是弱化事件主动参与者(施事)的作用,凸显被动参与者(受事)对于事件的发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的谓语成分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发生取决于施事者,将施事者突显,这样的中动句则不能成立。这种差异可通过下面这些例子展示出来。

- (19) a.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脆。 (20) a. 这辆车开起来很平稳。
b. * 这种苹果吃起来很容易。 b. * 这辆车开起来很仔细。
(21) a. 这种稿子校对起来很繁琐。
b. * 这种稿子校对起来很细心。

上面每组例子中 a 句和 b 句的主语名词和谓语部分“V + 起来”都相同,而形容词不同。a 句中的形容词在语义上都指向主语名词,名词的属性特征(即物性角色)在语义解读中是突显的,能够对“V 起来 AP”事件负责,由此形成的中动句合格。比如,“苹果”的肉质特征能够引发“吃起来很脆”的感觉状态。b 句中的形容词在语义上都指向隐含的施事者,这也就意味着“V 起来 AP”事件的发生主要依赖施事者的作用(能力、耐心等),而非名词的客观属性,施事者在语义解读中是突显的,所构成的中动句不能成立。比如,“容易”的体验通常都是由吃东西的人才能感受到的,而跟“苹果”这一客体事物无关。上述 a 句和 b 句的这种差异也就说明,合格的中动句必须突显的是主语名词的属性特征(即物性角色),名词在语义上与谓语成分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能够促进或帮助谓语成分所指事件或状态的发生。

3.3 名词物性角色的语境充实和中动句的语义解读

上文的相关论述已经显示,合格的中动句要求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然而,在具体的语言交际过程中,随着语境的不断调整,名词的物性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就使得那些原本孤立地看并不属于名词物性角色的语义信息也可以固化为名词自身语义的一部分,从而能够被人们容易地加以提取和激活。这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那些脱离语境的不合格的中动句在特定的语境下也能变得可以接受。比如(引自 Yoshimura & Taylor 2004):

- (22) a. ? That corner sells well.
b. (dialogue between bookshop personnel on a newly published book)
A: Where should we display this new book?
B: That corner over there sells well. It sells much better than this one over here.

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 a 句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很难在名词 corner 的语义信息中找到与谓语成分 sell well 相关联的物性角色;我们对于 corner 的百科知识也无法提供任何线索从而使它能与交易活动产生关系。但是,如果有了一定的语境帮助, a 句就完全有可能变为合格的中动句,如 b 句所示。b 句构造了一个书店售货员之间的对话情景,这一新的语境使得名词 corner 的语义信息得到充实。因为根据售货员的售书经验和吸引人们购买的目的,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比较容易让顾客留下深刻印象的,从而能够吸引顾客购买图书。也就是说,在对话的情景语境下, corner 被售货员赋予了一定的功用角色,即这个地方可以有有助于 sell 这一行为的发生,那么, corner 和 sell well 在语义上自然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通过语境化,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对动作行为的发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被突显强化出来,从而也就增强了中动句的合格性。

当然,语境的构造途径可以是多样的,除了像上例那样构造一个场景之外,还可以通过比较状语来产生新的语境。以上面例(18)中不合格的中动句为例,如果在句子中添加一个比较对象,那么,句子的合格性程度就会有所增加。例如:

- (23) a. 在公共汽车上,与手机相比,钱包丢起来更容易。
b. 在跳远的时候,与上身相比,腿折起来更容易。

c. 与水泥路相比,在山路的时候,脚崴起来更容易。

d. 摔跤的时候,与脚踝相比,腰扭起来更容易。

殷树林(2006)曾将“NP_(对象) + (状) + V 起来 + AP”这类中动句句法格式分为两种不同的型式:型式一如“这件夹克穿起来有点大”表达的意义是“NP 由于 V 的实施而凸显出 AP 的性质;型式二如“语言课教起来特别困难”表达的意义是“由于某种原因,V 支配 NP 是 AP 的”。

我们认为,上面例(23)中的句子从语义表达上看其实更接近于型式二,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因为这里的动词并不构成与主语名词之间的绝对的支配关系,比如,“丢”并不支配“钱包”,“折”并不支配“脚踝”等。但是,这些动词又具有很典型的“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的特征:它们都是不及物动词,其主语名词在深层结构中是动词的直接宾语,在表层结构中有时出现在动词短语的宾语位置,有时出现在动词短语的主语位置上(Perlmutter 1978)。例如:

- (24) a. 他的钱包丢了 ~ 他丢了钱包 b. 她的腿折了 ~ 她折了腿
c. 他的脚崴了 ~ 他崴了脚 d. 她的腰扭了 ~ 她扭了腰

上面左栏中的动词是非宾格动词,右栏中的动词是使役动词,这种非宾格动词和使役动词的变换关系叫做交替(alternation)现象。Levin & Rappaport(1995)认为,动词的使役形是基本的,而非宾格形则是派生的,非宾格动词来自使役动词。而从语义衍生关系上看,非宾格动词表达的是一种初始的、原动的状态,如果我们将这种状态看作是某种结果,追溯造成这种结果的动因,得到的便是一种使役关系(顾阳1996)。因此,“丢、折、崴、扭”等非宾格动词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些使役动词的语义性质。正因为如此,它们可以进入表致使义的“把”字句中。例如:

- (25) a. 他把钱包(给)丢了。 b. 她把腿(给)折了。
c. 他把脚(给)崴了。 d. 她把腰(给)扭了。

使役动词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具有自主性和及物性特征^⑤,这为这些动词进入中动句式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为中动句式通常要求其中的动词具有自主性(曹宏2004a,殷树林2006)。

当然,正如例(18)所示,仅仅具有部分的自主性特征还不足以让这些动词能够进入中动句式。比较状语的加入使得一个新语境得以产生,并由此可以临时激活主语名词的相关物性角色,这为中动句的成立提供了额外的条件,相当于填充了上面型式二的语义解释中“由于某种原因”的内容。这里,我们选取例(23a、b)两句为例加以说明。

在例(23a)中,“手机”和“钱包”在“丢失起来容易”这一状态上的对比容易激活这两类事物的一些内在性质。“钱包”在体积上可能更小、经常装在口袋里而容易忽视,“手机”的体积可能更大、经常拿在手上而不易丢失,这种性质特征上的差异会对它们的“可丢性”产生影响。正是因为有了与“手机”的对比,当置于讨论容不容易丢失这一具体的语境下,“钱包”原有的“装钱”这种功用角色被隐没(hidden)了,而与“手机”相比“体积较小”这种形式角色被突显(prominent)了,因而能与谓语部分“丢起来更容易”形成语义上的共构性和关联性,达到语义连贯的效果。整个中动句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概括为“由于钱包体积较小,在公共汽车上丢钱包这种情况是容易发生的。”再来看例(23b),在跳远的时候,腿的用力往往会比上身的用力要大,因此它们也就存在“可折性”大小的差别。当被置于跳远和与上身对比的语境下,“腿”的功用角色“走路”此时被隐含了,而其“能够发力并且需要承受重量”这一特性则被突显出来,因而也就更加容易出现折断的情况;所以,它与谓

^⑤ 使役动词表达复杂事件的外因及结果,在动词的词义中标有活动或使因及结果或改变了的状态这两个意义,具有较强的动作性;因此,从使役动词发展而来的非宾格动词也具有活动和结果两个意义,也具有较强的动作性。Hopper & Thompson (1980: 251-299)指出,行为或动作是构成动词及物性的要素之一,动词表行为则及物性高,动词表非行为则及物性低。

语部分“折起来更容易”具有语义共构性和关联性,整个中动句所表达的语义可以概括为“由于腿要发力并且承受重量,跳远的时候折断腿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

总之,对比语境所产生的效果是能够将中动句主语名词所指事物的内在属性特征突显出来,形成与谓语部分的语义连贯性,并且使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V性”;进而,原本不成立的中动句,其可接受度也会有所提高。换言之,原本不成立的中动句经过适当的语境化过程之后,可以充实名词的语义信息和相关的物性角色,从而使得中动句的合格性增强。Langacker(1991)指出,一个述谓结构表达式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说话人对某一情形的识解方式,它的可接受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人对特定情形的识解知识和视角。也就是说,借助于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我们对于事物特定状态的解构和认识视角以及概念化过程,可以把原本不能进入中动句的动词转变为可以嵌入中动句中的合格而恰当的动词。

4. 结语

单纯从动词本身的语义或动词对名词施加影响等角度都不能完全解决中动句对动词的选择限制问题。生成词库理论所提出的物性角色为中动结构的生成,具体来说为中动句中动词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语义约束条件。中动结构旨在突显事物的属性特征对于动作行为或状态的促进作用,因而也就内在的要求主语名词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只有满足这种条件的中动句才是合格的。当然,对于事物属性特征的认识反映了我们的识解和概念化过程;随着语境的调整,识解的角度和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化知识也就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就使得中动句的合格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原本不合格的中动句被赋予一定的语境之后也可以成立。从中动句的句法语义分析中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语言是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反映;反过来,对于世界的认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我们的话语形式。

参考文献:

- [1] Ackema, P. & M. Schoorlemmer.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 *Lingua*, 1994, (2): 59-90.
- [2] Ackema, P & M. Schoorlemmer. Middles and Non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J]. 1995, (2): 173-197.
- [3] Fagan, S. The English middle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2): 181-203.
- [4] Fagan, S.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erman* [M]. Cambridge: CUP, 1992.
- [5] Grimshaw, Jane.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6] Hale, Kenneth & J. K. Sameul. *A View from the Middl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 [7] Hopper, P. J. & S. 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1980, (2): 251-299.
- [8] Jaeggli, Osvaldo. Passive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6, (4): 587-622.
- [9] Ji Xiaoling.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 [10] Keyser, S. J. & T. R. Roeper.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 (3): 381-461.
- [11]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2] Lemmens, M. *Lex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8.
- [13] Levin, B. & M. Rappaport.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J].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14] Perlmutter, D.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C]//*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157 – 189.
- [15] Plank, F. *Ergative: Towards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9.
- [16]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 (4): 409 – 441.
- [17]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18] Quirk, R.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2.
- [19] Sung Kuo-ming. Case assignment under incorporation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4.
- [20] Yoshimura, K. & John R. Taylor. What makes a good middle? The role of qualia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cceptability of middl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4, (2): 293 – 321.
- [21] 蔡淑美, 张新华.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动范畴和汉语中动句式群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5, (2): 196 – 210.
- [22] 曹宏. 现代汉语中动句研究 [D].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硕士论文, 2003.
- [23] 曹宏. 中动句对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及其理据 [J]. *语言科学*, 2004a (1): 11 – 28.
- [24] 曹宏. 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b (3): 38 – 48.
- [25] 曹宏. 论中动句的层次结构和语法关系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c (5): 42 – 52.
- [26] 曹宏. 论中动句的语义表达特点 [J]. *中国语文*, 2005 (3): 205 – 213.
- [27] 房玉清. *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8] 古川裕. 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 [J]. *汉语学报*, 2005 (2): 22 – 32.
- [29] 顾阳. 生成语法及词库中动词的一些特性 [J]. *国外语言学*, 1996 (3): 1 – 16.
- [30] 何文忠. 汉语和西日耳曼语中的附加语中间结构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 21 – 25.
- [31] 何文忠. 中动构句条件 [J]. *外语教学*, 2007a (2): 24 – 29.
- [32] 何文忠. 中动构句选择限制的认知阐释 [J]. *外语研究*, 2007b (1): 6 – 11.
- [33] 刘月华 主编. *趋向补语通释*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 [34] 吕叔湘 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5] 严辰松. 汉语没有“中动结构”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5): 7 – 12.
- [36] 殷树林. “NP + (状) + V 起来 + AP”格式与英语中动句的比较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6a (1): 59 – 65.
- [37] 殷树林. “NP + (状) + V + 起来 + AP”格式的句法构造 [J]. *语言科学*, 2006b (2): 29 – 38.
- [38] 余光武, 司惠文. 汉语中间结构的界定——兼论“NP + V—起来 + AP”句式的分化 [J]. *语言研究*, 2008, (1): 69 – 7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913 计划项目“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2014CB3405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

收稿日期: 2016 – 10 – 28

作者简介: 李强(1988—) 男,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汉语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